



少年英雄谢荣策

少年英雄谢荣策

秦凤翱 李兆德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沈阳

插图

辽中县革委会宣传组

工农兵美术通讯员

少年英雄谢荣策

秦凤翱
李兆德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frac{1}{8}$

字数: 30,000 印数: 1—90,000

1964年5月第一版 1975年4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0·117 定价: 0.15元

目 录

看 瓜	1
上 学	7
放 猪	13
埋 豆	18
黎 明	23
红 缨	30
锄 奸	36
斗 争	42
无 私	48
遇 敌	53
不 屈	57
就 义	62

少年英雄谢荣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在辽宁省辽中县茨榆坨村一个贫农的家里。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为革命壮烈牺牲。下面我们讲的，就是这位小烈士生前的故事。

看 瓜

妈妈的乳汁，茨榆坨土地上生长出的五谷杂粮、草根野菜，养活谢荣策长到满六岁了。穷苦人见了，都说：“这也是棵苦苗子！”

他个子不高，一张瘦瘦的小脸，身上穿件哥哥穿过的旧衣服，袖子和前襟都破得零零落落、一丝一挂的，腰间扎上一条麻绳，才显得紧趁点。整天光着脚，东奔西跑，晚上，拣点柴禾回家来。

茨榆坨是个挺大的村子，又是集镇。当时，正是日本鬼子统治的黑暗年月。每逢集日，这里的街面

上，总是闹哄哄的；集日过去，却也掩盖不住它的冷落和凄凉。黑森森的“茨榆坨警察署”就设在街面上，那里头的日伪警官，就跟他们养的狼狗一样凶狠，人们路过这里，总是绕开这个惹事生非的地方。晚上，街面上点起一些冒蓝火苗的瓦斯灯，卖酒的，卖肉的，大小饭馆一片嘈嚷，有钱有势的人到时候就上这里来鬼混。庄稼人和穷孩子们，是从不到这里来的。

荣策最爱去的地方，是村中高台庙前的大空场，在那里，可以和小伙伴们玩一阵子。为了能拣点柴禾，他最常去跑的，还是村外边的空旷的大地。

这天，荣策来到村北头的一片瓜地里。

瓜地里，有位老人，阳春三月天，穿件满是风尘雨痕的破棉袄，正气恼地吆喝着，扔起土拉坷，撵乌鸦。

乌鸦这东西真讨厌。春天，找不着食吃，它们就成群的在这片地里转游，撵也撵不走。老人前两天费劲巴力地把香瓜、西瓜种子埋到地里，它们就盯上了，趁你不注意，就用那乌黑的嘴刨出来，吞下肚去。把老人气坏了！

荣策见老人腿脚不灵便，撒开两片小脚丫，就帮

老人撵起乌鸦来。添上这个小帮手，好歹算撵走了，老人松了一口气。看看这孩子，浑身精瘦，焦黄的小脸，两只眼睛却挺有精神。老人心痛地问了一声：

“谁家的孩子啊？”

“老谢家的。”

老人把荣策领到自己的小窝棚里，让他坐在小土炕上，自己从乌瓦壶里倒出一碗清水，打一个手巾包里拿出两张迭成长方形的干煎饼，剥了几棵葱，递给小荣策一份，一边自己吃着，这才一句一句地，问起荣策的家境来。

这老人姓冯，是个种瓜的好把式。原是山东人，灾荒年头，逃到这里。托人说合着，好不容易才租了地主几亩沙包地种起瓜来。他孤身一人，在这地里搭起个草窝棚，就是家了。一年里头，秋、冬、春三季都是穿着身上这一件破棉袄，只有夏天，才见他脱下来，光着脊梁，戴上顶破草帽，蹲在地里收拾瓜。一年到头，种点香瓜，交了租子，剩下点钱，对付着够买点棒子面的，换不起一件单衣，置不起一领炕席。一句话，这是位穷苦的老人。

吃完煎饼，也唠完了咯。老人知道了，谢荣策的

家跟自己一样的穷，不住地叹息着。

第二天，老人特意到荣策家看望。穷苦人家心连心。临走，老人对荣策的父母说，让孩子常到瓜地来玩，跟自己作个伴。

家里同意了，小荣策也愿意来。

从此，六岁的小荣策，整天在这块地里跑跼着。

乌鸦总是趁着天刚放亮的时候来，荣策可比它们来得更早。他扬着小手，吆喝着，扔土拉坷打它们，一天跑得挺乏。

过了些日子，荣策拿来一团麻，坐在窝棚跟前，把麻捋了捋，就在膝盖上搓起来，搓成一根长绳子，绳头上挽了个大疙瘩，拴在棍上，成一根短把鞭子，这地方叫做“麻搯子”。

乌鸦来了，刚落下，还没稳住神，荣策甩起他的“麻搯子”，“咔、咔”山响，吓得那帮乌鸦挪挪步，呼啦啦地飞走了。离得近的时候，甚至都可以打到那些胆大的乌鸦身上。

老人见了，打心里喜欢这孩子的机灵劲。

到了夏天，小荣策又东折点树枝，西拔点蒿草，都堆在地头上。老人一问，才知道，他也要搭一个小窝棚。“这六岁的孩子心胸不小！”老人砍了几棵树

杈子，帮他把小窝棚搭起来。以后，碰到个刮风下雨的日子，小荣策就呆在自己的小窝棚里。

老人知道荣策家里没什么吃的，有时，便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干煎饼送给荣策。荣策总是舍不得一个人吃，拿回家去，分给小妹妹。

煎饼拿回家，荣策自己揭开锅，看看里边煮的是干菜，抓一把就吃，不懂事的小妹妹看见，大声地喊：“妈妈，哥哥吃干菜啦！”妈妈听见，心里好难过：荣策这孩子，是顾全这个穷家啊，小小的年纪，也跟着过这般苦日子！妈妈让荣策吃煎饼，荣策总是说：

“不，这干菜好吃！”

看瓜老人很喜欢荣策。荣策常在这里玩，使两家人从不相识到关系十分密切。香瓜下来了，开园瓜和头喷瓜总是被地主抢了去。看瓜老人自己是舍不得吃的，辛苦了一年，全指望这点瓜过日子哩。小荣策在这里规规矩矩，从不乱动一个。一天，看瓜老人告诉荣策：

“小子，明天拿个筐来，帮我摘瓜！”

“哎。”

第二天，荣策把筐拎来了，看瓜老人并不真的让他摘瓜，还是随他的意：看见豆鼠子便抓豆鼠子，想拔

蒿子便拔蒿子。看瓜老人觉得：有这孩子在跟前，多少能减轻一点自己孤苦的处境。

到了晚上回去的时候，老人把小筐放到荣策跟前，里头已经装上了多半筐大大小小的瓜：

“哪，把这拿回去，挑好点的，给你爹娘，剩下的你们几个小嘎子吃吧。跟你爹说，头喷瓜都让那些王八蛋们弄去了。”

小荣策睁大一双眼睛望着这和蔼可亲的老人家，愣了一会儿，挎起小筐，回去了。

荣策的爸爸妈妈，有时把自己家腌的咸菜捞上一碗，让荣策给他冯大爷捎去。妈妈常说：

“孩子，这一年，你没少吃你冯大爷给的煎饼，长大了，可别忘了你冯大爷的心意。”

这些话，小荣策都记在心里。

……刚刚懂事的幼年时代，给荣策留下了什么呢？是贫困，劳动，是冯大爷的好心肠，是穷苦人家之间深厚的情意，……至于那不寻常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小荣策也已开始朦胧地领略到了。

上 学

茨榆坨村有个小学校。

那时，穷人家孩子也有进这个学校念书的，因为这是村子里唯一可以读书认字的地方。穷人的孩子多数都念不到头，到这里即使能呆上两天，也简直是受罪。

那里的老师凶得很，动不动就打人，抡起板子来，把学生的手打的肿得老高。更主要的，去上学得花很多钱。荣策的哥哥荣谦，小时候，也进过这个学校。学费、杂费多得很，家里拿不起，总得东挪西借才勉强交上。到了什么纪念日，学校又要学生穿一样的“操衣”，家里拿不起钱买，学校又逼着非得买不可。硬逼着领下“操衣”，硬逼着过些日子还钱。纪念日过了，还钱的日子也到了，家里仍旧拿不出，急得没有办法，谢妈妈只得把操衣洗得板板正正的，送回学校，结果，惹得管事的一顿臭骂。妈妈难受，哥哥伤心。后来，哥哥干脆不念了，退了学，去给地主

当小扛活的。

荣策七岁这年，妈妈又生了个男孩，没活几天就死去了，妈妈很难过。正赶上村里一家地主生了个孙女，媳妇没有奶，他们逼着荣策妈妈给奶孩子，一个月给那么少得可怜的几个钱。

这一年，学校又招收新生，邻居们就劝着也把小荣策送去。妈妈反复思量了几天几夜，才狠了狠心，凭着自己用奶水换来的几个工钱，让荣策也念几天书吧，就把他送了去。

小荣策自从背起书包进了校门，念书就很用功。妈妈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缝了又缝，总算是不露肉了。学校里，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穿得阔阔气气，满是一股少爷小姐的派头。当官人家的儿子，在学校里就更凶了，有的带着短刀，有的别着玩具手枪，动不动就欺负人。荣策在学校里，总是跟穷人家的孩子在一块玩，离那些少爷小姐们远远的。可要是哪个欺负到头上，惹急了，他也绝不让份。

当时，班上有个叫李大耳朵的学生，家不在茨榆坨住，却在茨榆坨开设好几处大买卖。仗着家中有钱有势，这小子变着法儿欺负人。

这天，李大耳朵在教室里大吵大嚷：

“我的橡皮丢了，谁偷了去？痛快拿出来！要不，可别说不饶他。”

李大耳朵说完，便斜眼溜着班上的几个穷孩子。没有人理他，他眼神转到荣策身上，死死盯着不放，威吓地嚷着：

“我早就知道是谁拿的了，痛快说吧，若不，我可要翻了！”

几个素日跟他屁股转的富家子弟，也跟着喊叫助威：

“不说就翻！”

“翻！翻！”

李大耳朵象条野狗忽地从桌子上跳过去，直奔谢荣策，那帮富家子弟也跟过去，围在一起，叽叽嚷嚷，幸灾乐祸地跟着起哄。

荣策气得站起来：“你们干什么！”

李大耳朵横不讲理地说：“先翻你！”

说着，就动手把荣策的书包文具盒都掏了出来，翻了个底朝上。翻了一遍又一遍，荣策气得脸都白了。穷孩子们也都气得鼓鼓的，看这个臭少爷还凶到什么地步。

翻完了，李大耳朵根本没有找到什么橡皮，就又

转口赖人：

“你藏起来了，你藏起来了！”

荣策毫不示弱，大声质问他：

“你凭什么赖人，你凭什么赖人！”

这时，拎着藤教鞭的日语老师进了教室，看见屋里乱嗡嗡的，便把黑板敲得“啪啪”地响，横眉怒目，喝了一声。学生们吓得各归各位。

这日语老师怒气未消，叫起李大耳朵来，问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尽管李大耳朵百般狡辩，谁也听得出来，随便翻人家、赖人家偷，是毫无道理的。这老师心里也明白，可他硬装成一副不理睬的样子说：

“上课！”

事情被这老师给压下了，穷孩子们可都气得够呛。荣策气得紧紧盯着李大耳朵，李大耳朵却不时向他耍个鬼脸。

下课了，一帮富家子弟又凑在一起，做些无聊的游戏。他们把身子贴着墙，一个挨着一个，你挤我我挤你，喊着：“挤啊挤啊挤香油……”李大耳朵也在里边，摇头摆脑地挤得正欢。

此刻，荣策正满腔愤怒地站在他的对面，李大耳朵又挤眉弄眼，挑衅地冲着荣策喊：“穷小子……”话没



说完，荣策一把将他拽了出来，三下两下将他按在地上。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成一团。到底是荣策占了上风，一跃身把李大耳朵骑在底下，一顿拳头，把李大耳朵打得嗷嗷叫，边打边问：

“你还赖人不？你还赖人不？”

穷孩子们在一旁拍手称快：“打得好！打得好！”平日受到欺负的，更觉得出了一口气！

事后，在茨榆坨开买卖的李家人趁机截住小荣策，想要威吓他，荣策毫不让步。事情吵嚷开了，过路的穷人围上来，觉得荣策有理，也敢斗争，都为他撑腰，李家到底未敢把他怎么样。

从此，荣策在穷孩子当中的威信更高，大伙都很佩服他敢于斗争的精神。富家子弟再欺负人的时候，看见荣策走来，早就溜了。

荣策勉强地念了两年书。后来，家里的生活越发困难了，荣策也就离开了学校。当他背起书包和几个穷苦的同学告别的时候，大伙关心地问：“荣策，你下了学，干什么去呢？”

荣策大声地说：

“我，放猪去！”

放 猪

苦难的生活逼着不满十岁的谢荣策要去放猪了。他觉得：放猪就放猪，没什么！哥哥小时候不也是放过猪吗？穷人家的孩子有几个没放过猪呢！这天，荣策搓根麻绳，拴个鞭子拎着，回头看看穷困的家，看看妈妈：

“妈，我去了！”

妈妈的眼圈红了。妈妈忍住泪水，把两个菜团子放到孩子手里，只说了声：

“去吧！后晌，早点回家来！”

“嗯。”荣策答应着，去上工了。

头两年，是在村子里给几家揽散猪放。风里，雨里，饥一顿，饱一顿，都混过去了。

十一岁这年，离茨榆坨十里地的牯牛屯有个姓赵的地主，把小荣策雇去放猪。说是放猪，可地主的鬼算盘早打定了。

小荣策把自己的一床破被子刚刚放到西下屋，就